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大八義
第三十六回 畢振遠訪媚走四方 二龍口揭榜擒賊寇

話說上集書中，說到畢振遠將焦豹亂刀分屍，這條令下，當時這些刀斧手，一齊動手，少時便將他剝成肉泥爛醬。早把他手下□個人，嚇得渾身亂抖，有人便把焦豹碎屍抬出竹城以外，便扔在水中。焦豹死者不屈，賊證俱明，死而無怨。畢振遠下令放了這□個人，派他們到處去搜找，□個人遵令，到了焦豹的住所，先將東西間的踏板都撬開，將嚴春的贈品，一齊起出，抬到大廳之上。又將他私自在山外所劫的銀錢，便一齊給大家分散了。焦豹的住所，便叫焦明代理一二。兵卒通通散去。畢振遠說：「以後那一個人私犯山令，可以先報我知。倘若是在私下害傷一兵一卒，被我知道，我可將他剝成肉醬，與那死去的兵卒報仇。」此時是合山的寨主嘍兵，俱都點頭。畢振遠這才令大家一齊散去。焦雄、嚴春、石錦龍向他告辭。畢振遠率領眾人一齊送下山來，畢振遠說：「多承親家教導於我，以後我決定整頓，再有犯法之人，我是一定斬殺不饒。」石錦龍說：「那是一定的，我告訴你一聲，你可小心紫雲觀的觀主，他要是來到島上，那時恐怕親家的首級難以保住。那位劍仙，他來無蹤影，去無形像。」畢振遠點頭稱是，遂說道：「您將這支鏢船送到嚴家坨，從海島前經過。可千萬的將此女帶走。」石錦龍說：「不必，容等此女長大成人，那時我兒他也成人，到那時候，再行迎娶，好與他二人拜堂成親。」畢振遠一想也對，一邊說著話，一邊往出相送。早有人將竹城門大開，又將絕戶網拉起，船衝出水寨竹城，到了近岸。焦雄石錦龍帶著石祿，護著鏢船，從此告辭一走。船到東海岸，嚴春下船登岸，口中說：「二位達官，在此少等，容我去去就來。」說完他便回到自己的莊內，叫手下家人嚴榮、嚴安弟兄二人，帶領長工月工人等，套車輛備馬匹，一齊來到岸上。將船上東西物件，卸下鏢船。焦雄從身上取出單帖，查著軟包等，一共是八□四件，完全交代了嚴春，令他查點明白，不缺不欠。嚴春說：「二位達官且慢，我這裡還有兩件，請您帶回，送給他們水旱夥計以及車夫人等。這兩件贈送給達官爺。你們老二位回到鏢店，多多代話謝謝蔣老達官的美意了。容等我在家收拾已畢，必然到鏢行拜訪列位。」焦雄說：「這倒不必。」當下石錦龍大家辭別了嚴春撒跳起錨，又將鏢旗取出，掛成桅桿之上揚長去了。按下不表。如今且說畢振遠，他在水窟裡面，從此便傳授姑娘武藝。自己獨出己見，給姑娘又請來文學先生。畢賽花文武全才，長得是外拙內秀，水旱兩路精通。一口鋸齒飛鏢刀，左右手會打袖箭，左右胳膊會打盤肘弩，緊背低頭弩、鐵蒺藜，回光返照套魂鎖一條，是敗中取勝。年沉日久，姑娘長大成人啦。聽見來往的鏢船達官所說，石祿在外邊成了名啦，掌中一對短把追風鏢，橫練三本經書法，發出自己的本心，反對蓮花門。好打路見不平，能為高大，武藝超群。逢山掃山，遇寨滅寨。畢振遠不由心中暗想，姑娘如今已然二□有八啦。我那姑老爺石祿，他也二□有八了。一眨眼就是相別二□年，我那女兒二□歲以外。山上連兵卒帶寨主，與我知道的，與我不知道的，已然斬去無數。從打此女成人，在東海岸一帶，名震四外。我那姑老爺石祿，在外也是名揚四海，好比皓月當空。我畢振遠年過花甲，沒能作那不才之事嗎？想當初倒退二□年前，我托焦雄親自將她許配石祿為妻。自他走後，轉眼二□年，杳無音信，真是令人心難過。自己越想心中越難過，日子一多便憂慮出病來啦。後來他看見自己面上帶了病容。畢連一見，連忙問道：「老人家，您面上帶著愁容，所為那般？」畢振遠說：「兒呀！只因你姐姐許配那石祿為妻。」畢連說：「爹爹，我姐姐已然有了人家，我怎麼不知道呢？」畢振遠說：「那是從小的事。那時你二人尚在年幼。」畢連說：「提親之時，那一個是媒人呢？」畢振遠說：「鏢行□老，排行在二，人稱神槍焦雄。」畢連說：「您先好好的養病！容等病體痊癒，孩兒我會推小車，那時咱們爺三個喬裝改扮，多拿金銀以及細軟的物件，起身前往，訪一訪他人。先上興順鏢行，去找我焦二叔，請他同著咱們到石家鎮，有何不可呢？」畢振遠一聞此言，心中痛快。將主意拿定，這才叫姑娘收拾那好看的衣服。每人一身粗布衣服，每人兩套，應用物件滿拿齊。外邊備好了馬匹小車。上面拴好一個荊條筐，筐裡頭臥上兩個包袱。小車子捆上，應當是油簍子。他們安了一個小錢櫃，裡邊放著是貴重物品，通盤路費，滿預備齊畢。喬裝改扮，那賽花姑娘已然二□有八，一身粗布衣服，絳色底衣，青布的大鞋。爺三個從此要動身，將山寨之事，完全交與巡海夜叉姜旺代管。臨行時囑咐他，說道：「姜旺，我走後若有犯山令之人，你可千萬的要管。」姜旺說：「您要上哪裡去呀？」畢振遠便將就親之事細說了一遍。姜旺說：「您將合山寨主嘍兵一齊叫齊，當著大家，交派於我，那時我可以代頭來管他們。若有犯山令之人，我能將他們推出去問斬。」畢振遠一聽很對，這才叫姜旺鳴鑼聚將，上自寨主，下至嘍兵，少時滿都來到廳前。畢振遠說：「你等大家將話聽明，如今我父女爺三個，有事下山，將山中生殺之權完全交與姜旺代理。哪一位不遵他令，就如同違背我一樣。若有犯山令之人，推出問斬。後山之事，完全並與巡海犬王保。」又叫畢賽花囑咐好了兩個丫環，另外有一僕婦。」姑娘說：「爹爹依女兒之意，你可以預備一隻小船。將他們三個人，送到山後畢家小坡去住。恐其他們走後，出了甚麼意外別情，那時與咱山上名譽有礙。」畢振遠一聽很對，這才叫僕婦帶二丫環，各自收拾好了應用衣服，每人給了紋銀三百。他叫王保備了小船，送他三人前往畢家坡。畢振遠將山上事情交派已畢，這才由山上起身。父女三人棄舟登岸，此時那姜旺率領大家一齊往外相送，彼此分別。

畢振遠父女到了岸上，姑娘坐在車上，畢振遠在前拉著，畢連在後邊推著。父女三人直向臨安城而來。一路之上無事，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這天來到臨安城興順鏢行的門前，將車停住。畢振遠來到門前，說聲：「辛苦諸位。」當時出來一位老者問道：「您找誰呀？」畢振遠說：「我找焦二達官。」老者說：「您來的可不巧！這是一座空房，就是與四個夥計看房，他們大家上了何家口啦。」畢振遠說：「這個何家口在哪裡？」老者乃是店裡先生，名叫鄭明，遂將何家口的地方告訴了他。畢振遠一聽，只得帶了一雙兒女，爺三個從都京起身，趕奔何家口。一路之上，是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非止一日。這天來到何家口的西村頭，一看有許多的兵丁鄉勇把守村口。畢振遠說：「畢連！你們姐兩個在此稍候，待我上前探聽探聽。」畢連說：「是。」當時他一人來到西村頭，說道：「諸位老鄉，貴實地是何家口嗎？」兵卒說：「不錯！正是何家口。」畢振遠道：「這裡有位首戶，此人喚分水豹子何玉，可在此處住？」兵卒說：「那是我家大莊主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勞駕你給往裡回稟一聲，就說有畢振遠前來求見。」兵卒說：「您在此等候。我們這裡有二位首領，待我與您回一聲去。」說完轉身往裡，來見姜文龍弟兄一說。文龍一聽，連忙隨著他來到西村口。姜文龍一見是位老者，自己不認得。見此人身高九尺開外，年邁蒼蒼，往臉上一看，面如蟹蓋，花白的掃帚眉，大環眼，怒於眶外，鬚髮皆白。頭藍布貼身靠襖，頭藍布底衣，登山道鞋，藍襪子花布裹腿。姜文龍一看不認得，連忙問道：「這一位老翁，您找誰呀？」畢振遠說：「貴實地是何家口嗎？」文龍說：「不錯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有位莊主姓何名玉，人稱分水豹子，可在此處住？」姜文龍說：「不錯在這裡住。那是我的姐夫，此人已然故去了。」畢振遠一聞此言，不由顏色更變。姜文龍問道：「老者您打聽的莊主，有事故嗎？」畢振遠說：「此人故去啦。您與我請出他的家人，我有大事相求。」姜文龍說：「何玉是我姐夫，現下莊內無有人啦。只是我弟兄二人看莊，我也不好把您請到莊內。」畢振遠聞言一看，這村口有許多的村兵把守，各抱軍刀，准知道這裡有事，便問道：「您貴姓呀？」姜文龍說：「我姓姜，名喚文龍，名號人稱雙槍將的便是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您的祖居？」姜文龍說：「河南姜家屯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我跟你打聽打聽，有鏢行□老，可在此處？」姜文龍說：「那□老與我姐夫報仇去啦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上那裡報仇去啦？」姜文龍當時將何玉受賊人一鏢三刀、去西川報仇之事，細說了一遍。畢振遠一聽，連忙問道：「□老之中，可有焦二達官神槍焦雄？」姜文龍說：「我那兄長正在那裡。」畢振遠一抱拳說道：「姜賢弟！你好好看守村莊，待我也追奔西川。」說完回身就走，來到小車近前，說道：「畢連呀！咱們爺三個出來拜四方來啦，就為你姐姐終身大事。」畢連說：「那可無法，咱們爺三個就得到西川找著我焦二叔，您就不用著急啦。」畢振遠拉著小車，畢連推著，姑娘可在車上坐著，爺三個由此動身，官行大道，一直正西。走在濟南的城西，遇見一個打柴的老者。那老者看見，他鬚髮皆白，這大道又分兩股走。便問道：「這位仁兄，你們是上哪裡去呀？」畢振遠抬頭一看這位柴夫，鬚髮已白，粗眉闊目，獅子鼻，四方海口，面如古月，大耳朝懷。身穿頭藍布貼身靠襖，頭藍布底衣，腰結一條繩子，青鞋白襪子，肩上扛一條扁擔，上有繩子，手提板斧。長得慈眉善目。

遂問道：「樵哥！你打聽道路嗎？」樵夫說：「我是本地人，倒不用打聽道路。那車上你們是全家嗎？」畢振遠說：「不錯！那車上是我的女兒，推車的是我的兒子。」樵夫說：「這前面有個二龍口，你們走南邊。可千萬別走北邊，因為那邊是股背道，鬆林特密，歹人不少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是股背道，還有甚麼意外嗎？」樵夫說：「若是保鏢的達官，從此經過，也得出事，不短有斷道劫人之事。」畢振遠說：「這位仁兄貴姓大名？」樵夫說：「我的家就在這正北張家屯住，離此地不足三里地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濟南的知府，是清官還是貪官呢？」樵夫說：「到是清官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既是清官，他怎麼不管這裡的事呢？」樵夫說：「這伙子人，全不是本地的人，也摸不清他們全是哪裡來的，遊行不定。衙門派人來，他們早就遠走啦。府台大人因為他們貼堂諭，因為府裡無有能人，府台大人恨之刺骨，就是拿不住他們。那堂諭上寫得明白：回漢兩教，僧道兩門，男女老少無論何人，要將此寇捉住，賞紋銀二百兩，另外賞官銜一份。」畢振遠說：「甚麼官銜？」樵夫說：「堂前的大班頭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此賊姓甚麼呀？」樵夫說：「您若問呀，我可是也姓張，我叫張順。您一到北門打聽樵夫張順，沒有不知道的。此賊可也是姓張，外號人稱海底撈月，手下有二□多名人等跟在此地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張順！此時若是有人能把那賊除了呢，又當怎辦？」張順說：「若有人能將此寇捉住，送到府衙，知府上堂一問，只要是他，決定有賞。」畢振遠說：「那時必須也叫我上堂打質對，還是跟他打一官司呀？」樵夫說：「不用！那時誰捉住賊寇，府台大人賞誰。您只要把他拿住，那算您給這一方除了害啦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待我全家到那裡看一看，他作官若清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張順說：「我敢作保！官若不清，您可以將我全家斬首。」畢振遠說：「這位賢弟，你休要拿我全家當行路之人，我全家是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到處行善，好打路見不平。我若將此寇捉住，府台大人可得有賞。」張順說：「有賞！」畢振遠說：「要是到了張家屯打聽你，可有人知道？」張順道：「那是有人認得，您要跟人一問，趕巧了也許指給您是那門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好！那麼你就在家聽信吧。」遂說：「姑娘你把咱們那軍刀預備齊了。」賽花答應，便將三個的軍刀拿出，預備手下，又用鋪蓋壓上。畢振遠說：「樵哥！倘若我要治死幾名山寇，還有甚麼舛錯嗎？」張順說：「別管您治死多少，只要有軍刀，府台大人一見，准知道與您交手來著，死多少也沒關係。只要將他們打盡，可千萬必須把那為首的拿住。」畢振遠說：「說定了！」

當時爺三個一直往正西，來到了二龍口。走北道，一進北道走在正居中，那兩旁正走之間，忽聽樹林子裡呼啦一聲，東西的人全出來啦。畢振遠裝作不知，忽然正西有人說話，說道：「！那個老頭，你的小車，別往前進啦！」畢振遠也不停仍然往前走。前邊有一人說：「你怎麼不停住哇？畢振遠便站住了。畢連也坐在車上啦。畢振遠一看，對面這人，平頂，身高八尺，胸間平膀背寬，精神足滿。面如淡金，半截眉，三角眼，蒜頭鼻子，翻鼻孔，大嘴岔，大耳相襯。花布手巾纏頭，前後撮打拱首。藍布的靠襖，藍布底衣，登山用的鞋青襪子，花布裹腿，青抄包煞腰。右手提著一口鬼頭刀。遂問道：「攔我的去路所為那般呢？」那人說：「你們是乾甚麼的？」畢振遠說：「我們上西川投親，從此道過。你們是乾甚麼的？」那人說：「你要問，這是二龍口。正道你不走，偏走背道。」畢振遠說：「背道也許人走。」此人說：「你要走背道，你們有買路的金銀嗎？」畢振遠說：「你們要金銀，我倒是有的，大半還用不清的。你貴姓啊？」此人說：「我姓李名玉，登山豹子便是。你是誰呀？」畢振遠說：「我乃無名氏，買路的金銀倒是有，你可拿不了去。」李玉說：「我乃山寨一個小頭目，誰的錢我也能拿。你想我若拿不了去，在此處作甚麼呀？」畢振遠說：「小輩，你兩隻瞎眼，不怕你斷道劫人，可是你也得看看我是作甚麼的呀？你渾迷了心眼，沒看出你家老太爺是乾甚麼的。」李玉說：「這一老翁，也不是我說，不用說你有多大能為。既然從此過，就得花買路的錢。我看你也是善財難捨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地上畫三個圈，你拿刀砍我。若是砍著我，那算你成。」說完站在當地，左腿站好，一轉灣，便用右腳一畫，成了一個圈，那李玉一見，舉刀上前擡頭就砍。畢振遠往後一倒步，飛起一腿，正踢在他脈門上，刀就飛啦。李玉一見不好，轉身就想要走，畢振遠橫著一百靈腿，當時把他摔倒，過去便將他捆上。賽花一見，忙叫道：「爹爹呀！咱們把他燉了吧。」這本是行話，就是把他殺啦。畢振遠說：「不用那樣，大小給他留點記號吧。」說完毛腰撿起他的刀，左手一提他耳朵，『唸』的一聲，便將耳朵給拉下一個來。畢賽花趕緊收刀。那李玉一聽，准知道是江湖人，遂說：「這位小姐，您家住那裡？姓氏名誰？」賽花說：「你不必打聽，你們為首的是誰？」李玉說：「為首的姓張名茂，名號人稱海底撈月。您報出您的真名真姓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我是無名氏，你少要問。不過今天你們攔路打搶斷道劫人，也不看一看我是甚麼人。」李玉說：「我劫道還管你是什麼人。」畢振遠說：「難道說，你們還要錢嗎？」李玉說：「這位老者，你既然要說出行話來，閣下必有名姓。報通你的名姓上來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你不必問我的名姓，你是為首的嗎？」李玉說：「我是二為首的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你們總萬兒是何人？」李玉說：「姓張名茂，海底撈月的便是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好！那麼你把張茂叫下山來，我與他講話。」李玉說：「你我必須過招，再叫大寨主不遲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你乃是一個無名之輩，還用跟你過招嗎？我一說出名姓，能嚇出你一屁屎來。」李玉說：「我也不致於那麼小的膽呀。」他說到此處，猛然往前一撲身，舉刀就砍。畢振遠一看他的刀來啦，往下一坐腰，使了一個左百靈腿，將刀踢飛。李玉轉身要走，畢振遠橫著一抽腿。李玉再躲，那可就躲不及啦，便翻身跌倒。畢連上前揪住左腿一轉，那李玉便爬伏在地。畢連用絨繩絲索帶，將他捆上。畢振遠說：「姑娘給這小子留點記號。」賽花過來拾起他的刀，將他左耳削下。趁著血熱，反著給他貼上啦。此兩旁的呼哨子，是連聲響亮。工夫不見甚大，東西來了三四□名兵卒，手中各拿著明晃晃的刀槍，往這邊而來。畢連一見他們人來啦，便將李玉提到小車旁邊。畢振遠說：「你們哥倆個把兵刀預備好了，咱們與他等一決勝負。」說完他毛腰拿起這口鬼頭刀，刀上的血漬，還沒乾呢，遂對李玉說：「你們大頭到了，你指給我，我自自有法子對待他人。你們這些無名小輩，也要問我名姓。」說話之間，由正西如飛來了一人。看他平頂身高七尺開外、細條條的身材。往面上一看，煞白的臉面，半截眉，大環眼，蒜頭的鼻子，小嘴岔，小元寶耳朵。頭戴青布紫巾，青布襯身靠襖，青布底衣，灑鞋藍襪子，藍抄包煞腰，緊襖俐落。掌中一條勾連槍，雙手提槍來到近前。大聲說道：「對面的老兒，報通你的名姓！」畢振遠說：「小輩，你先通報名姓，好在你家老某的刀下作鬼。」那旁姑娘說：「爹爹呀，他們人多，一招可別讓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姑娘，你看著此賊，別叫他人將此賊救走。」姑娘說：「您自管放心！哪一個不服，就可以上前來。」說著抱著那口鋸齒飛鏢刀。畢振遠問道：「你叫何名？」來人說：「我姓李名豹，外號叫連三槍的便是。來啦！上前動手。」說完前把一立，後把一揚，直奔胸前紮來。畢振遠一看他是有意的來紮，槍到啦，忙往旁一閃身，進身就是一刀。李豹抽身再躲，那就來不及啦，只聽撲哧的一聲，人頭砍下。那些群賊一見，各個膽驚，暗說：「這個主兒，全死在他人刀下。像你我過去，是白白的送死。」旁邊又躡過一人，口中說道：「老賊報上名來！」畢振遠說：「非得見了你們為首的，才能說出真名實姓來。跟你們這些無名之輩，不配說出我的名姓。」那個人說：「你不用忙，我家大寨主隨後就到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好啦，等他到啦，我再通報我的名姓。你們哪個過來討死？」旁邊這人，平頂身高不滿七尺，長得五短身材，面皮微黑，劍眉毛，小眼睛。臉面真是無一不小：小鼻子，小耳朵。紫花布的手絹蒙頭，是紫花布的褲褂，魚鱗灑鞋，青襪子，藍布裹腿，掌中一口魚尾刀。遂問道：「問了半天我，你倒是叫甚麼呀？」此人說：「我姓藍名杰，外號人稱登山無影的便是。老賊你不敢通報你的名姓，可是我家老員外傳我這口刀，為殺那有名的。誰知今天偏遇見無名之輩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小輩，你祖居何處？」藍杰說：「五江口正西，韓縣南門外，五峰山藍家寨。」畢振遠說：「要是藍家寨，我打聽一個人。」藍杰說：「有名的便知，無名的不曉。」畢振遠說：「藍氏五杰，你可認識？」藍杰說：「那是我家員外，焉有不認識之理！」畢振遠說：「好！那我看在你家員外份上，饒爾不死，必須將你生擒活捉。」藍杰上前提手一晃，遂說：「老賊你不是沒有名姓嗎？我是非殺你這個無名氏不可。」說著舉刀往下就砍。畢振遠見刀到，忙往旁邊一閃。藍杰一分手，名為鳳凰單展翅。畢振遠往下一坐腰，刀過去。往回又來個正纏頭，畢振遠使個鐵板橋，躲過此刀，鯉魚翻身跳在一旁。說道：「你且慢！頭一刀，我可沒還招，皆因我與你們員外有交情；二一招我還是沒還手，我勸你早走，千萬別在這裡蕩渾水，你必須知道退才對；第三招，我還是沒還招，人不親藝親，你還能逃出武聖人門前這□八個字嗎？」藍杰說：「哪□八個字？」畢振遠說：「棍棒刀槍戟鉞叉環襠，鞭鋼錘抓拐劍鉤鏢斧。」藍杰說：「就這幾樣啊，人人全知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別說你不知道，就連我那五個拜弟也不知道啊！你快束手被擒吧！」藍杰焉看得起他，上前一

刀緊似一刀。畢振遠是閃展挪的解勸，藍杰還是不聽。畢振遠說：「藍杰，我給你全臉，你是一死的不聽，好不達時務。」這一回他刀又到，連忙一坐腰，橫身一腿，蹬在他中臍之上，藍杰躡出多遠去，遂令畢連過去，便將他綁了。畢振遠說：「還有哪個過來？」旁邊又過去□幾個人，各執刀槍器械，當時便將畢振遠圍啦，畢振遠正在當中走圈，這□幾個人，是個個帶傷。此時西邊有人說道：「列位賓朋閃開了，待我看一看老賊，有多大的本領。」

大家人等往兩旁一閃，來者正是張茂。他一看手下人等個個帶傷，此人來到近前，一抱拳說道：「對面可是盤龍島的畢大王嗎？」畢振遠說：「你認識畢某。」張茂說：「不錯，我認識您。」說著上前雙膝跪倒說：「我在您那水島的竹城為首領，您往前倒退一年，您可記得殺了一個開海江豬李元，小人我那時一見心驚，才乘跨小船私行逃走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好！你快起來講話。你為何跟府台大人為仇作對？」張茂說：「您若問呀，苦不可言。當年我在□字街上打把式賣藝，那府台大人不准我在街上賣藝，他說我明著賣藝，暗中要探道，夜間好偷。他令官兵，逼我太甚，因此我才來到二龍口，斷道截人。可有一節，小人我至今奉行您的山令，對於少婦長女，決不親近。無論年歲多大，我是概不欺壓於他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張茂，你既然在我山上待過，就得聽我之言，不可跟他們胡作非為。你要一意胡行，那您可難免有掉頭之苦。」張茂說：「我聽老大王之言，您還能給我錯過嗎？」畢振遠說：「你可有妥實的舖保？」張茂說：「有！」畢振遠說：「要是有的話，我可以保舉你在府台衙門內當一名班頭。多時大人任滿，你再回山不遲。」張茂說：「就是吧，您可得容我日期。我將山上的賓朋，寨內的錢財，給大家分散分散，然後再隨您去。」畢振遠道：「好吧！」遂叫道：「畢連，你隨他過去，到他窩口內瞧瞧去。」張茂說：「大家隨我來。」那些人說：「張寨主，您這就投降了知府大人，咱們是各盡交友之誼，通盤散伙，你我大家既是一個頭磕在地上啦，那也就如此。」內中有個叫王明的，當時說道：「大兄長，您要走光明之路，我王明很是佩服，也打算叫您給我一保。」畢連說：「你是哪裡的人？」王明說：「我是青州府南門外王家坨的人氏。」畢連說：「我跟你打聽一位老前輩，您可否認識？」王明說：「只要是王家坨的人，無一不知。您說那一位吧！」畢連說：「此人姓王，雙名殿元，是左□二門頭門的，你可認識？」王明說：「那是我家老主人，焉有不認識之理。少達官，您跟王殿元怎麼認識？」畢連說：「我爹爹與王殿元神前結拜。」王明說：「原來如此，那你我就不是外人了，多求你父子關照於我。」三個人說話之間，一直進了路北一個墳圈子，那裡頭有坐北朝南的兩間看墳房子。一進門間到了裡間，是一股地道。王明說：「畢賢弟，你往外邊稍候，我下去少時就來。」畢連說：「好吧。」他二人下去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從裡面出來男男女女的有二□幾名。王明、張茂也跟了出來。大家有拿包裹的，有拿行李的，等等不一。將大家人等一齊帶到畢振遠的面前。畢振遠問：「張茂，他們的銀錢，你可曾與他們大家分好？」張茂說：「我已與他們大家分好。」畢振遠說：「這□幾個人，該當怎麼辦呢？」張茂說：「也有他們的。」當時解下抄包，每人送給□兩。吩咐道：「你們拿此銀兩，各去做小本經營，千萬別斷道劫人，再作此事！」大家答應。

正在此時從南邊來了一片官人，頭前是那樵夫張順帶路，原來張順與畢振遠分別，他進了西門到了衙署的班房，說道：「辛苦班頭！」當時那劉頭、李頭、張頭、趙頭，連忙站起來說道：「這不是樵夫張順嗎？你又上這裡會柴草來啦。」張順說：「不是。」劉頭說：「你不會柴草，你還有甚麼事嗎？」張順說：「不錯，我有點事。」遂將畢振遠父子走二龍口背道，要替府台捉賊降盜之事說了一遍。劉頭一聽，遂說：「好吧，你在此稍等，待我稟報一聲。」當時進裡面，來到書房，將此話稟報大人知道。大人一聽，喜出望外，連忙親自落筆寫了一份請貼，上面說：「本府張文華，請畢老俠客府衙一敘。只因公事特多，不能親身往接，請多海涵。務必駕臨為禱。文華拜上。」寫好之後，遂說：「你領本府之諭，帶領官兵，前去二龍口，將畢老俠客接回。如果那老俠客不是他人的對手之時，你們可以助他一陣。」劉頭遵諭，帶領官兵人等，與張順大家直奔二龍口而來。出了西口，大家腳下加快，樵夫張順將一千官人帶到二龍口。大聲說道：「畢老達官，您不必耽驚，我將官兵約到，助您一膀之力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好，那麼張茂啊，你如今可得受點屈，我將你繩縛二背，面見府台大人。」張茂一聽，說道：「畢大王啊，您捆了我去見大人，那時恐怕我的性命難保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你在本城內，可有一件因奸不允、刀傷人命之事嗎？」張茂說：「我沒有花命案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既然沒有，那我可以在大人台前保你在府衙當差，叫你們可以效其犬馬之勞，報答府台大人不斬之恩。」張茂一聽，這才將軍刀拋擲於地，自縛二背。畢振遠叫畢連上前將他綁好，畢振遠叫道：「張茂，你可知學會文武藝，就應當三股大道走當中，為人應當知過改悔，方為俊傑。你要舊性不改，將來難免將六陽魁首失去。我來問你，你的左耳為甚麼失去？」張茂說：「皆因我作了不才之事，被一位姓賈名斌，號叫德成，追問我的情由，我提說我在盤龍島待過，那位才看在老大王您的面上，斬去我的左耳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你看，那賈斌若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。早將你殺死。」張茂說：「您只要保存我的性命，情願報效當差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好吧，那麼你隨我走吧。」劉頭說：「你們哪一位會推小車？」畢振遠說：「不必！畢連呀，你去推著吧。」當時將鬼頭刀給李玉帶好，有官人過去，扛著被擒二賊，大家由此動身。劉頭說：「這個人對敵官長、被殺不屈，暫將此人掩埋。」官兵上前動手將屍首埋好，這才一同起身。進西門，來到府台衙門，早有人報知大人。大人忙下令大開中門，迎接老俠。府台大人親身來到大門之外。張順一見，連忙緊行幾步，說：「大人，您看那白髮鬚的便是畢老俠客。」府台大人一聞此言，往前緊行幾步，雙手一抱拳，說道：「畢老達官，替本府捉住盜賊，本府實在感謝。」畢振遠站起身形，此時將張茂等三個人一齊押到班房，府台大人請畢振遠回到書房，大人說：「老達官請坐！」畢振遠說：「有大人虎威在此，焉有草民的坐位！」大人說：「老俠客請坐，不要客氣了。」畢振遠說：「謝謝大人。」這才謝了座，分賓主坐好。畢振遠說：「大人您這裡所見狀紙，有刀傷人命之事沒有？」大人說：「達官若問，到有幾處。」畢振遠說：「那您可以升堂，追問他們的前情，他們要是沒有刀傷人命之情，您看在我的面子上將他們三人收下，在您台前效力當差，可是必須追問他們對妥實舖保。」大人說：「畢老俠客，他們一個落匪之人，哪一個舖家敢保他們三人？您要看他三個人無有反覆之意，您肯在當中作保嗎？」畢振遠說：「您能賞草民的全臉嗎？」府台大人說：「老俠只要看他三個人能在衙署內當差，那本府就可以看您的面子上，收他們三個人。老達官啊，口說可無憑，立張字據為證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大人，從今日為始，您備下文房四寶，我當時可以寫給您一張字據。」府台大人說：「您祖居何處？」畢振遠說：「我祖居清江四大冷海東海岸盤龍島，身為山大王，姓畢號叫振遠。別號人稱巡海蒼龍。」府台大人說：「來人，快將他三人鬆綁，帶來書房。」手下人答應，當時出去。少時帶進三個人來，三人見了大人跪倒行禮，口中說：「大人在上，罪民張茂與你老人家叩首。」府台大人說：「你抬起頭來。」張茂說：「草民罪該萬死，不敢抬頭。」大人說：「本府恕你無罪。」張茂這才一正面。大人定睛觀看，原來他骨骼五官像貌，實在有忠厚的樣子。這為官的主兒，全有點麻衣相的知識，能可以看人。如今一看張茂，並不奸詐，遂說：「張茂，我看在畢老俠客的面子上，要不然你一進門，就應當打你三□大板子，為是打去你的煞氣。必須皮開肉綻，血濺滿堂，然後再按國家法律，治你等之罪。你們在外烏合為眾，狐假虎威，將生死置於九霄雲外，目無王法，膽敢對敵官長。」張茂說：「大人！休發雷霆之怒，慢施虎豹之威。」大人說：「你且慢言，這裡有畢老俠在此，你是認打？你是認罰呢？」張茂說：「認打怎麼論？」大人一樂說：「認打我是把你鼻首示眾。」張茂說：「我要認罰呢？」大人說：「你必須有妥實舖保。」張茂說：「草民已然佔山為寇啦，外邊即或有舖保，大人請想，誰還敢保我呢？」府台大人說：「你要知曉在外沒有人保，你還敢在外作那強盜之事，將來難免屍首兩分。」張茂連連叩頭說道：「大人，您叫罪民對妥實舖保，所為那般。」大人說：「我看你的五官像豹不藏奸詐，本府當前既無能人，我打算叫你在衙中服務，當一名班頭。」張茂說：「大人，您要留我在衙中，我與他二人，情願與您打保，在衙中效力，將功折罪。」大人說：「張茂，那二人是誰呢？」張茂說：「就是他二人，名喚李玉、藍杰。」大人說：「李玉，你們抬起頭來。」李玉說：「大人，草民有罪不敢抬頭。」大人說：「本府恕你無罪。」李玉連忙一正面，大人一看，也沒有奸詐的行為，這才又叫藍杰抬頭。一看他的五官，也是很正氣，這才說道：「你弟兄三個人，願意在本府當差？」三人連忙說道：「我弟兄三人，情願在你府內當差。」大人說：「既然你三個人願意，那麼空口無憑，你們必須找一個保來，具一張結，然後再在本府當差。」畢振遠這才站起身來，一抱拳，說道：「大人，賞我畢振遠的全臉，我情願在當中作保，我保他三人在府中當差，他

們若有一差二錯，您拿我全家治罪。」大人說：「你弟兄三人，站起身形。」三個人這才謝過大人。張茂說：「大人，您稍等片刻，我弟兄三人到外面沐浴身體已畢，回來設擺香案，對天賭咒，有畢老達官當中作保，我弟兄三人，在您府前報效當差，清理地面，棄暗投明，走一正大光明之路。若有反心之意，叫我弟兄不得善終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我在當中作保，我將他們三個人帶到外面，前去沐浴身體，回頭好設擺香案。以後他們若有意外的別情，我情願擔負完全責任。」大人點頭答應。畢振遠這才將他們三個帶出衙署。張茂說：「老達官，你舍死忘生，在大人台前保舉我弟兄三人，我們從此走這個光明正大之路，將來把名譽正過來啦，這可是您的好處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你們只要往正道上走，我一到賈家寨，將你們的情形對他們一說，為人要作俠義一流才好，萬古千秋，死後全有美名。」弟兄三人說：「老達官，您請放寬心，我三個人若辦出不才之事，違背了府台大人之命，叫我等不得善終。」畢振遠安置他們一番，回到衙署之內，回稟了大人，當時立好一張保結，畫好押，按上門跡，這才從此告辭起身。府台大人挽留他們多住幾日。畢振遠說：「大人不知，我另有要事：我一來為夏江秀水縣就親；二來我為追趕焦二達官，要上西川路去與朋友報仇，不能在此久待。您只要說到此處，那草民我就感念了。」大人說：「達官，我贈你盤費，你必不收。我如今送你錢行酒一桌，請您全家用過後再走。」畢振遠說：「謝過府台大人了。」大人當時叫劉玉去到□字街前二友居，在樓上預備上八席一桌，請畢老達官受用。劉玉答應出去。畢振遠出來，帶著姑娘畢賽花，公子畢連，爺三個一齊來到二友居的樓上。那府台大人也隨著相陪。畢振遠忙給他們一致引，大人一看這個姑娘的五官，遂說道：「老達官，在下官我看姑娘的像貌，有掌印夫人之貴。二品大員，決無二色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大人您是高抬。」府台大人說：「那絕對沒錯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不用說二品大員，准要是吃有喝不受委屈，我就知足了，那時我就來到衙前道喜。」大人說：「姑娘的相貌不俗。」畢振遠說：「您吃酒吧。」

大家吃喝完畢，手下人等將殘席撤下，擦抹桌案，獻上茶水。大人說：「您趕奔西川，回頭之時，來到衙署一敘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大人您還有甚麼話可說呢？」府台大人說：「沒有甚麼事啦。」畢振遠這才向府台大人告辭。大人預備出來白銀三百，作為路費。畢振遠說：「大人您既然說到此處，我就領情不過。」大人說：「老俠客難道說不賞本府全臉嗎？」畢振遠說：「那麼大人您賞我全家的臉子。」當時便將白銀收下。父子從此告辭，下了樓、回到班房，叫過張茂、李玉、藍杰三個人，將這三百兩銀子交與他三人，說：「這是大人賞與你們的，你三人可得多效犬馬之勞。在大人所管地內，有那不清之人，擾亂地面，你三人要奮勇當先，必須將匪人拿獲，那才對啦。再者不准在外吃私作弊。我父子們上西川，前去找那焦二達官，然後好將此女夏江就親。回來之時，我再望看你們弟兄三人。」三人點頭，將銀收下。畢振遠說：「如果有不敵之賊，我父子回來，一定拔刀相助，將賊拿獲。」張茂說：「畢大王，我所認識那目無王法之人，我弟兄三人在府衙當差，有您作保，自然無憂。他們那些不法之人，全是我手下的敗將，料也無妨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不要自誇海口。」張茂說：「您幾時起程啊？」畢振遠說：「明天趕路一直奔西川。」張茂說：「明晨我弟兄三個人送您一程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不用！如今你們有官事在身，同不得沒事，不能隨便私離衙署。」三個人點頭答應。第二日天明，弟兄領大人堂諭，將他父子三人送出西門。那畢連推著小車，畢振遠帶著姑娘步下行走。大人說：「張茂、李玉、藍杰，你們三個人帶官兵送畢老達官，務必送一里地去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大人且慢，這就賞我全家之臉。民子畢振遠有何德何能？對大人又有甚麼樣的好處呢？如今大人虎賀送我們父女到了西門，這就叫我感謝您的好處，大人您將大小頭目請回衙署。」大人說：「老俠客就親回頭，千萬請到衙署一敘。」畢振遠連忙答應，從此告辭，直奔西川。

一路之上，曉行夜宿，非只一日。這天來到西川管轄，眼前一個村鎮，東村寬大，西村口狹窄。大家進了東村口，路北有一座招商客店，來到門口，說道：「店家，」從裡面出來一個夥計，身高力猛，細條條的身材，面皮微白，精眉闊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，光頭不戴帽，高挽牛心發髻。藍布褲褂，白襪青鞋，腰中一條圍裙，說道：「客官，您住店嗎？」畢振遠說：「可有上房？」夥計說：「這裡有後院，後院到有上房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你前邊帶路，我到裡邊瞧瞧。」當時從北房東夾道，繞到後面。一看那屏風裡頭有個夾道，遂說：「夥計你把這個屏風門開開。」夥計將門一開，進到裡面一看，東西廂房各三間，前面俱有廊子，北房五間，一明兩暗，東西兩個裡間。」畢振遠一看很合適，遂說：「我就留下這所院子啦！」說完來到外邊，那夥計在屋內收拾一切。當時姑娘下車，畢連將車推了進去，小車放在夾道，東西物件往裡拿。店裡夥計給打過洗臉水來，沏來一壺茶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夥計你貴姓？」夥計說：「我姓韓排行在四。」畢振遠說：「韓四，此處離西川還有多遠？」韓四一聽他打聽西川，不由上下一打量他們爺三個。」畢振遠說：「韓四，我一提西川，你乾甚麼直瞧我們呀？」夥計說：「達官，您可別怪罪我，西川路上的人，要是來在我們村內，吃喝住店，一概不給錢，我們這裡好像善結良緣似的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你不必擔驚！畢連，你將那值錢的東西拿起來，放在櫃上保存。這樣還不放心嗎？」夥計說：「達官，有甚麼東西，您就在您這屋裡收著吧。銀錢若是放到我們櫃上，倘若西川路上來了人，那時有人存五百銀子在櫃上，半夜裡他們能設法偷了去。臨走了一算賬，交人家銀子，開櫃一看，早已不見。這許多的銀子，我們賠的起嗎？他們看守自盜，後來我們東家有話，凡是遠方進店，所稱達官主兒的銀錢物件，櫃上是一概不收。您別管住多少日期，臨行之時給不給的在您。要給呢，我們還可以買點東西，預備再賣別人；您要是不給錢，再讓我們預備吃喝，那可辦不到啦。因此我們這一帶的店口，全不帶小賣啦。客官您要用甚麼吃喝，您可以拿錢，我們好給你預備。要不然可沒有的吃，因為我們店中常受這個害。在店裡住了許多日子，臨行之時，跟我們頭天晚上一算店飯賬，到了第二天清早，前邊門窗未動，人早從窗戶跑啦。達官你這麼想想，還有我們開店的活路嗎？你看我們這店，快到西天啦。還有夥計在門口站住的嗎？簡直不敢往店裡讓啦。凡是帶著軍刃的，真假難辨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人可不一樣，如今我們吃了多少東西，不用你們墊，先拿我們錢去買去。來！我先給你紋銀四封，置買吃喝東西，另外有□兩銀子叫你置買衣服，買不買的在你啦。還有□兩銀子，留著作零錢。」當時夥計謝過了老達官。畢振遠說：「我跟你打聽一件事：前些日子可有許多達官從你們門前經過前往西川？」夥計說：「沒見。」畢振遠一聽，知道他們沒從此路走。只可在此店住下，每天他們父子們夜換緊衣。圍著村子兜個大灣，夜中查看，並沒有西川路的賊人來探村鎮。畢振遠父子們在此半個多月，並不見有賊人來，一來這地方相離西川路太遠，綠林飛賊，不肯前來；二來又因為二峰與普鐸，自山東何家口報仇回來，三寇到了西川，派雲中燕崔成到各處請那各路的至親至友，大家要護庇銀花溝，因此沒有人得閒往這邊來啦。老爺三個這天叫過夥計，說道：「韓四，我全家要打算掙點銀錢，打把式賣藝，可有地方嗎？」韓四說：「您可在正東鬆樹圈裡頭，那裡是糧食市，早晚人全不少。」畢振遠說：「你們這個村鎮裡頭有雜貨鋪沒有？」韓四說：「倒有幾個，如今全都扣了鍋啦。您要打算買甚麼呀？」畢振遠說：「我打算買點棍棒刀槍。」韓四說：「我們對門倒是有一家，如今他們不敢開張啦。您買木器，他們不定敢應不敢應。」畢振遠說：「夥計，你盡管去，沒有甚麼。等我的賓朋來到，叫他們給你們這村子除去眼中之釘，肉中之刺。我爺幾個好打路見不平之事。」韓四說：「只要是掃滅西川人等，無論大小村鎮，一切商民住戶等全都感念您的大恩大德。」畢振遠忙命韓四拿去銀錢，到了雜貨鋪置買木器的軍刃。車上的東西物件，放到店中，他們爺三個的軍刃放到車上，吃完了早飯，在店中收拾緊襯俐落，姑娘換好那硬尖軟底鞋，不知要怎樣的賣藝，且看下回分解。